

# 诗意流淌的茶谷

■徐贵祥

洪沟水库,我选择一个角度,将船头那面簌簌作响的五星红旗拍摄下来,想象那些红军战士此刻就在不远处,他们正用坚定的眼光向我们说:“我们出生入死,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子孙后代过上好日子。”

我再一次找到了创作方向,作品《飘飘飘起来》就是从那次寻访开始的。2017年6月,来自各地的20多名作家汇集六安采风。市领导向与会的作家介绍六安情况,重点介绍了一个规划已久的宏伟构想:走绿色发展道路,编制生态文明建设规划,具体地说就是打造“一谷一带”,这个“谷”,就是“茶谷”。

当天下午,我们的车子由裕安区分路口镇“茶谷入口处”进入,先是一片桃林扑面而来,同行的市领导如数家珍,介绍了品种引进的过程和种植桃树给群众带来的利益。他越是津津乐道,作家们越是心向往之。车子绕过一个弧道,眼前顿时一亮,稍微平坦的山坡上出现了一弯水架凉棚,几盆硕大的、鲜艳的桃子直接就把作家的目光吸引过来了。在那个名叫“桃花仙谷”的小站,品味鲜桃的声音在树林和人群中久久回荡,隐隐约约地,感觉那是一首并不遥远的歌:路旁的花儿正在开,树上果儿等人摘,等人摘。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

那一路,作家们赞不绝口,我的耳畔却一直萦绕着毛主席那两句诗: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我的关键词是“桃花源”。或许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对“茶谷”有了自己的理解。对于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干部和群众而言,“茶谷”是一个宏伟构想,把种植产业、旅游产业、文化产业结合起来,形成良性循环的发展链条,功在当前,利在千秋。而对我们这些作家而言,它首先是一首歌,是一首诗,是挥之不去的梦想。然后,它才是物质形态。

我太喜欢“茶谷”这个创意了。山,还是那座山;水,还是那些水,但是汇入到“茶谷”的血脉,就形成了一个整体的生命结构,必将显示出更为蓬勃的生机。

携带着“茶谷”这两个字,我们继续前行。到了霍山县境内,山峦间起伏的

竹海如烟似雾,如波似浪。老作家蒋子龙情不自禁赞叹道:真绿啊。我不知道大作家这句话说的是客观景象还是心灵感受,但我知道他的赞美是由衷的。我后来在会上说,走遍了大江南北,也去过国外一些地方,总是在寻找,寻找名山大川,寻找名胜古迹,可是蓦然回首,最美的风景其实就在我们的脚下,就在我们的身边,就是我的家乡。

第二天上午参观霍山城区,宽阔清澈的河环绕着袖珍小城,青枝绿叶吹拂着初夏的热气,让人神清气爽。放心地、大口地呼吸着富含负氧离子的空气,不仅有审美的愉悦,更有安全感、健康感。一位作家说,好山好水好空气,加上好心情,就是最好的保健品啊!

车子环城而行,一位同志指着河面的一座小岛对我们说,那是一个鸟岛,长年栖居着上千只珍稀鸟类。为了这个小岛,县里下大决心,关闭了很多企业,投资了一千多万元对鸟岛采取保护措施。

在鸟岛的观鸟窗,作家们看见了一种名叫蓝喉蜂虎的小鸟,个头比麻雀要小一半,精灵一般,一振冲天。据说这种鸟在世界范围内也极其稀少,而在霍山鸟岛上安家的,有三百多只。昔日惊飞堂前燕,重新回到咱的家。我对县里的领导说,谢谢你们留住了这尊贵的客人,蓝喉蜂虎在霍山落户,这是大自然给你们颁发的合格证书。

我想,茶谷小镇、茶谷小站、茶谷小院,这些创意,可能是未来大有作为的地方。譬如建设一些特色小镇,诸如楚汉风骨小镇、魏晋风度小镇、唐宋风韵小镇,等等,在五百里茶谷的绿色营地,提供另一种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在工作和生活压力大的时候,我们愈需要这样的精神驿站——人类应该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到那时候,五百里茶谷不仅是我的故乡,它也将成为外市的、外省的,甚至一切生灵的和精神家园。

笔会结束,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常常想,是什么使我的家乡发生如此大的变化?是思想,思想养育山水,思想灌溉林木,思想净化土地。江

南的山水,体现的是诗与画;皖西的山水,体现的是家与国。这块土地,总是同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地杰人灵,人灵地杰,相辅相成,互相滋养。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想起了一位专家讲过的皖西人民的三次奉献:一是土地革命时期的奉献,二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兴修水利时期的奉献,第三次就是当前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作出的奉献。有这样一个数字:六安全市不到一千家规模企业,有两百多家因为污染问题关闭停产了。这是什么气魄?可以说,这是一次舍近求远的战略,是大视野、大格局。我们舍弃的是眼前的利益,而求得的是长远的、安全的、健康的发展,我赞成这样的舍近求远。我们面对的不仅是安徽,也是世界;不仅是今天,也是未来。

皖西的资源十分丰富,仅五百里茶谷就有植物上千种,魏晋名士崇尚的药、酒、茶,在皖西境内可以得到高质量的满足,药有石斛——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的九大仙草之首,茶有五朵金花——六安瓜片、霍山黄芽、华山银毫、金寨翠眉和舒城小兰花……这仅仅是榜上有名的一部分。六安四县三区,地上有奇花异卉、瓜桃李杏,地下有泉水矿藏,风吹稻浪千里飘香,鱼翔浅底虾蟹肥美……

然而,最珍贵的资源还不是这些。在皖西,最重要的资源乃是人,是祖祖辈辈与这块土地相濡以沫的六安人民,是历史上就有美誉的淳朴的民风,好客的民俗,热爱自然、崇尚自然、珍惜自然的爱心。皖西是礼仪之邦,是好客之乡,小时候我就听说过“前门留客,后门借米”的故事,听说过“薄利多销,童叟无欺”的故事,听说过“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故事。这些故事滋养了我的精神,正因为皖西性格注入了我的血液,我才写出了《历史的天空》《马上下》和《八月桂花遍地开》那样的作品。

哦,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水美人美,这个诗意流淌的茶谷,在新时代正在用自己的自然之美,召唤远方的客人。



# 从甘巴拉出发

■实志先

飞机像只大鸟飘然落在贡嘎机场,进入视野的苍茫雪山仿佛没有尽头,瓦蓝的天空蓝得令人感动,五颜六色的经幡在风中摇曳。布达拉宫在夏日阳光的辉映下更加肃穆神圣,拉萨河水欢唱着奔向远方,这里的一切都显得那么神秘、苍凉、辽远、美丽。2003年7月的一天,我终于踏上了西藏这片神奇的土地。

然而,当我置身海拔4500米的乃堆拉山口、海拔5300多米的甘巴拉山麓,我的感受却完全不同了。那里是人类生命的禁区,含氧量极低,紫外线却相当于内地的6倍多。就在这极其恶劣的环境中,常年生活着我们年轻的战士,他们个个都是血肉之躯,却又有着钢铁铸般的非凡之躯。

上乃堆拉山那天,我很快出现了高原反应。因气温骤降,除了头晕胸闷,还冷得让人打寒颤。而哨位上的浙江籍战士小陈依然持枪守卫着阵地,那神态宛若哨所旁一株株凌霜傲雪、不畏严寒,有着“高山巨人”之称的塔黄。我情不自禁地走过去,含泪与他合影。在和战士们的交谈中,我时常被他们的事迹感动着。雷达站有一段路不通车,须从两座山之间的一个山坳穿过去。不足一公里的路程,路窄坡陡、险象环生,被当地人称为“断头路”,意思是两头都无法连接的路。而官兵们日常工作、生活所需的各种物资都是从这条路上靠肩扛、手提、人抬运上山的。在这海拔4500多米的高山上,即使徒手行走也觉吃力,头晕头痛、喘不上气是常态,何况还要负重跨沟、攀崖、爬坡,其苦其累、其难其险,可想而知。

次日上午,我们登上了甘巴拉。一下车,我就感觉两脚像踩了棉花,一个跟头差点摔倒了。到了学习室稍事休息,站长让人拿来氧气袋,我一边吸氧一边采访。一改以往的采访方式,我请参加座谈的每个人说一句最想说的话。副站长王永刚来自云南陆良,在甘巴拉一待就是9年,因缺氧,他脸色发青、嘴唇发乌,从没有睡过一个囫圄觉。他喘着粗气说:“我的身体虽然很难受,但我离不开甘巴拉。”技师王进军是山西太原人,刚与家乡的一位姑娘完婚,在甘巴拉已经战斗5个年头了,他对我说的一句话是:“甘巴拉锻炼了我!”在甘巴拉代职的工程师蔡伟,部队驻在条件优越的成都,他却主动申请上甘巴拉,他说:“甘巴拉是个苦地方,但也是锻炼人的好地方。”技师吴正军、炊事员蒋春海、油机员何世国、操纵员杨同军,他们都用朴实的语言道出了共同的心声:扎根雪域高原,守卫好祖国领空,做一名甘巴拉人无怨无悔!

下山前,我特意请求吃一顿“甘巴拉饭”。早听人说,甘巴拉近几年条件有了很大改善,但若是遇上狂风暴雨或大雪纷飞天气,生活物资供应仍是一道难题,战士们经常用温水泡方便面吃。当我吃着温水泡得半生不熟的方便面

时,感觉实在是难以下咽。在这海拔5300多米的高山上,因气压低,水的沸点也低,战士们只能喝这种“温吞水”。吃着“甘巴拉饭”,面对甘巴拉官兵,我每每刻都被他们“缺氧不缺志”的精神感动着。

时光如梭,转眼10多年过去了,而我却时常想起驻守在西藏的官兵们。在部队,他们是守卫祖国神圣领空的英雄;退役后虽脱下了军装,但他们仍然是为祖国现代化建设奉献青春和热血的勇士。回想年初,全国驰援武汉的数万抗疫大军中,就有“逆行”而上、英勇参战的退役军人身影。建设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参加一线医疗救治,为医护人员配餐,收集医疗垃圾,驱车千里运送蔬菜,以党费、献爱心之名捐款捐物,他们在用行动诠释“原先我是一个兵,现在我还是一个兵”。

几乎是同一时间,各地的退役军人坚决听从党的召唤,他们视疫情为敌情,吹响了冲锋号,自发组织起各种形式的“党员突击队”“老兵尖刀班”“红星志愿者”,昼夜不停奋战在疫情防控第一线,像在战场上杀敌一样奋不顾身,有多人在抗疫中献出了宝贵生命。

他们退役不褪色,依然是一个个不穿军装的军人。

那天在梦中,我又一次来到了西藏这片神奇的土地。我知道,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乃堆拉山,在甘巴拉哨所,总有一茬又一茬的战士带着梦想而来,在这条蜿蜒的山路上洒下汗水,绽放自己的青春之花,然后又带着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从条条山路上出发,走向更远的远方……

让劳动者感到寸步难行和生存的艰难

那一年8月,当内地尚处在夏季的热浪中,藏北高原却迎面遇上白,雪匆匆而来这么大的山,这么高的山说白,就直接与天相连白击打着铁塔之身正在弯腰劳动的一群施工者,就白了他们洁白的,比我铺开的白纸更白,他们在白里弯腰、移动在白里完成一根角铁的命运转换完成一基铁塔的从无到有到拔地而起的高度在四千米,或五千米之上完成内心之光的照耀

那些电力施工者,那些守卫边防的战士那些胸怀大爱的人一路走过风雷雷电,他们在艰难中咬紧牙关,在缺氧中绽放电力施工者,边防战士这些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这些坚强得不能再坚强的人这些平凡的犹如雪域高原的那些无名草哪怕只是一寸,也高过了大名鼎鼎的群山



# 濯水有廊桥

■王子君

青色的水呀,濯我纓,濯我足,更濯我心!顾不得车马劳顿,我去走廊桥。印象中廊桥就是一条直直的走廊式通道,哪知这座廊桥路面却如流线,高低起伏,上上下下,需要时而拾级而上,时而沿阶而下。如果你脚步轻快跳跃,那真是种随波逐浪起舞的感觉了。我就是这样迈着舞步登上了层塔亭,来到最高处的中心楼阁。这里,濯水风光一览无余。

东望,古镇街道若隐若现;西望,廊身蜿蜒,看不到桥头。极目处,是漫天红霞,霞光披拂下的山脉,逶迤秀美;向桥北俯瞰,看见一片草木花间向间长的江滨湿地,色彩缤纷恍如春天。紧贴着泥土,一垄垄红色的花连着橘色的花,水草怀抱浅淡清清的水塘。三三两两衣着鲜艳的女子,慢悠悠地走在花间栈道上,一群孩童嬉闹追逐,笑声盈盈,不经意地都成了花园里的一部分;而桥南,竟是一个太极,如意图案相交相错的开阔半岛,岛中还有小岛,石径、花木、木桥纵横交叉,俨然是一幅经过精心设计的图画,有人在画中或坐或立或行,一派逸然。远处,青山峰峦迭起。啊,那些山也美极了,它们以廊桥为中心,南边的山头向东靠,北边的山峦也向东靠,似乎廊桥对它们有一种神奇的吸力……

濯水之美,竟然没有死角。

从高高的楼阁下到底部,瞬间,我又被那苔干高深、花穗繁簇的密密的芦竹震撼到了。

廊桥两边的花园,沿桥身都种植着大片芦竹。芦竹,在濯水叫“芭茅”,更称“蒲花”。不知那蒲花之名是否源于蒲花公主。蒲花正是开得最盛的时候,高高地立在枝头,一枝挨着一枝,却又枝枝独立,枝枝向天,骄傲、自由,清风一来,摇曳生姿。西天际,此刻成了它们最美的背景。那晚霞,碎金一般铺了半边天,而阿蓬江,已被漫天霞霞染成了青底金彩的水粉画。波光潋潋,天色斑斓,怎一个美字了得。

太美了!我只有一面拍照,一面赞叹。我被美景所诱,一步一停,658米的廊桥竟走了一个多小时。待返回酒店就餐已是暮色降临,华灯初上,廊桥通体透明,如龙似凤,又齐齐地扑入阿蓬江中,水上下璀璨辉煌。餐厅的人们全都放下了碗筷,奔到阳台上抢拍这壮丽的景色。

所有人都陶醉了。好一座廊桥,好一道江水,好一个濯水,好一曲沧浪歌吟。

第二天一大早,我忍不住又去廊桥。廊桥安静得,江水是安静的,水草是安静的,房舍也是安静的。只有小鸟在栏杆上飞跳,旁若无人地唧唧。偶尔一两个人行路出来的脚步声也那么动听。

风雨廊桥,刮风下雨时它能为行人遮风挡雨吗?我问保洁员。保洁员优雅地拖着地板,我说她优雅,是因为她的动作是轻柔的,生怕多用一点力就会破坏地面。木质的地板泛着古色古香的光。保洁员自豪地笑着说,廊桥始终保持干燥。你看呀,这是人字形廊桥,青瓦木梁,又这么宽绰,有50米呢,四面通透,雨水自然不会浸到桥中来。

我顺口问一位当地人,你喜欢这里吗?一位本地男士停在廊桥边,说:“这些年黔江搞扶贫脱贫,搞文化创新,又大力发展生态旅游,濯水落实得好,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和生活环境越来越好,自然越来越热爱自己的家乡了。”

我望着他们,猛然醒悟到,濯水古镇,正是因为有像他们一样热爱这里的青山绿水,为这里的一草一木付出汗水与心血的人民,阿蓬江、廊桥、湿地公园……才能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形成并保持一个完整而现代的生态体系。

说着话,天空就飘下细雨,廊桥显出它作为风雨桥的意义。果然,雨水只在窗棂边探了探。

雨水是温柔的、甜润的,沾染着秋水的氣息和飞鸟的笑声。

这次,我只用了8分钟就走过了廊桥。但我觉得我已走过了濯水的悠久历史,走过了廊桥的风风雨雨。

廊桥,连接阿蓬江的东西两岸,更连接由濯水延伸开去的大千世界。

雨很快就停了。太阳升起,温情地照耀着古镇的山山水水,照耀着廊桥这梦境一样美好的存在。青山沐着酒红色的光,阿蓬江闪着碎银般的光,人们脸上洋溢着恬静的光。一切在光影中,都仿佛刚刚好。

## ★ 山川览胜 灿烂文化,大美中国

在濯水古镇远远望见廊桥时,它正静静地横卧在江面上,木质桥身,重檐歇顶,形如波浪起伏,状若龙行凤舞。桥下,阿蓬江静水深流,水波荡漾,令廊桥安静的倒影轻轻飘摇。岸边,水草丰美,或青或黄,柔柔地与江水、廊桥相映成趣。水鸟不知栖在何处,不时地传出“叽叽、叽叽”的鸣唱……

这座廊桥建于唐朝,相传是江东一位土司王子为家住江西岸的蒲花公主而建。本不想,爱的初心化作了造福两岸人民的福音桥。2013年,千年廊桥遭遇大火。濯水人悲叹之际,把染黑的江水清淤,把滩涂建成湿地,把荒地辟为花园,把倒伏的水草小心地扶起,给水岸的空地种上芭茅,在旧址上建起了这座新廊桥。新廊桥,依然叫作“沧浪”,却已是集廊、塔、亭、阁于一体,横跨濯水古镇内河、阿蓬江和蒲花河,成为世界有名的风雨廊桥。

耳畔,响起古老的吟唱之音:“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廊桥之所以叫沧浪,莫不是与濯水的“濯”字相呼应?沧浪,这苍



出征(中国画)

# 长征

第五〇四九期

鄂江作

茫茫雪域高原 磨娘舍边防哨所 边防连军人举起右手,以崇高的军礼 献给施工的电力工人 他的手因激动而微微颤抖 身后的电灯,发出明亮之光 磨娘舍边防哨所,这雪山孤岛 还有西藏许许多多边防哨所 连通了国家大电网 电脑、电热毯、热水器、电子眼 这些现代设备派上了用场

平常的电力线路施工,到了西藏 其难度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不说穿越无人区,不说零下40摄氏度 不说万丈悬崖,不说道路泥泞 不说随时发生的泥石流、滑坡 仅仅高原缺氧,大雾弥漫